第二战 净化药水

言澈给安容与制定的考试计划就是“送分题全对，难题至少把公式写对”。每张试卷上都会有一些基础概念题，或是简单的变化题，凭借安容与还算不错的记忆力，总能答个八九不离十。

对于数学考试来说，前两道大题不会太难，考验的是基本公式的使用，关键就是要知道在何处套用何种公式。经过一个学期举一反三的指导，这类题倒也能答得差不多。

而后面更为复杂的大题，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若是能灵光一闪，想到如何化解，就算结果没算对，也只会失个两三分。若是想破了脑袋也没有任何灵感，光凭几个公式，恐怕一分也拿不到。所幸难题比重不算高，只要前面答得好，考个及格总不是问题——安容与最初的梦想就是挣脱贫困线，在老师们面前抬起头做个人。

英语单词量倒也还算凑合，只是很容易看不懂稍微长一点、复杂一点的句子。什么主谓宾定状补，更是傻傻分不清，阅读题大多也是连蒙带猜。言澈便让他从作文上下功夫，先是搜集了很多简单实用的句式、转接词，让安容与熟记在心，再整理了几大类作文的分段式写法，考试的时候填鸭就行了。虽然拿不了高分，但是至少能拿一个中等偏上的成绩，弥补一点在阅读理解上的损失。

至于语文，首先是课本上标注了要背诵的选段必须是滚瓜烂熟，阅读方面确实也没有什么诀窍，但是也没人能蒙准出题老师认定的答案。言澈只得整理了一些稍微冷门一点的名人名事名言，作为写作文时引经据典的素材，正投语文老师所好，期中考试时竟破天荒地拿了个42分。

“哥，要是我期末考到了年级前一半，你……请我吃饭好不好？”显然是听得有点乏了，安容与语气略带撒娇，双手伏案，把头枕在上面，一脸天真无邪地看着言澈。

“行，再顺便去看场电影吧，我很久没看过了……”后面这句话说的含糊不清，更像是在对自己说似的。发现思绪被这小鬼带跑之后，言澈故作生气地弹了一下安容与的额头，却又感觉自己下手太重，紧接着在那个微微泛红的地方轻轻揉了起来。

吃饭、看电影，这他妈不是约会又是什么？

安容与沉浸在突然被摸头的奇妙快感中，心也不受控制地飞到了某个幽暗的电影院里，两人看恐怖片，四周尖叫声此起彼伏，而下一秒他紧紧抱住了因为害怕而主动投怀送抱的言澈。

“容与，想什么呢？考试思路都理清楚了吗？”看着表情呆滞还露出迷之傻笑的安容与，言澈不得不主动开口打断他，继续工作。

“您就瞧好吧！到时候可别赖账……”一个学期前还次次垫底的少年，此刻竟然有此觉悟和信心，这上附的校园，可真是要变天了。

晚饭过后，依依不舍地送别言澈，安容与就差没把眼镜抠出来贴在他身上了。直到阳台上再也看不见言澈的背影，这才默默转身回房间。

这天晚上，安容与不仅没玩游戏，还破天荒地加班了。

长达两天的死亡期末终于结束，安容与走在路上的姿势都更显嚣张，就差横着走了。他这次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夸下海口说没准儿还能进300名。年级一共650个人，如果真能一个学期进步至此，恐怕是会被年级组长抓起来四处游街宣传吧。

等待出成绩又没有作业的5天简直如梦似幻，安容与甚至和言澈开了两天黑，帮他从4000分打到了4300分。言澈感激涕零，竟突然加码，邀请安容与看完电影后再去和他线下连坐，估摸着还会叫上另外3个同学一起5黑。

言澈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句轻描淡写的“一起去网吧开黑吧”竟然让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几乎哽咽。对于少年来说，每夜不由分说就闯进他那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梦中之人，不仅要和他约会，还会介绍朋友给他，这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侵对方的交际圈。傻呵呵乐了一宿，代价就是早上又得默默起来洗内裤。而在认识言澈之后，这件事对于他来说也已经是家常便饭一般。

午饭后的星期一，外头骄阳似火，仿佛能腐皮蚀骨一般的紫外线让无数行色匆匆的人们汗流浃背。地面也被无情炙烤着，流动的空气让地表上的景物在视线里飘忽不定。

两天没见着他了，安容与心里空落落的，寻思着得找个办法看看他。突然灵机一动，以见学的名义发信息给言澈说想去参观他的科研圣所。只要言澈同意，别说外面能把人烤熟，就是下刀子他也会义无反顾地踏上赏君之途。

就在将将要把手机屏幕看出个洞来的时候，对方终于降了天恩，让安容与6点过去。

上安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分别位于安容与家所在小区的上方两侧，任两个地点之间都只用走20分钟。当年安父也是看中了这块地的位置优势，早早买下了房。特别是在上安大学接连开设了三个不同专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报考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周边的房价也水涨船高，直接导致言澈出来教书育人补贴家用。

言澈虽是表里如一的三好学生，也享受着研究生奖助学金，奈何在上安市里也是入不敷出，每个月到手的奖金堪堪够个房租。导师虽然接了几个与公司的合作项目，也让他负责其中一项，但是领导非要一毛不拔，下面的苦命人也只能任劳任怨。

晚饭时分，安容与难得安静，正盘算着一会儿给他买点儿吃的。说起来竟也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在每个周六的餐桌上，言澈也是表现得温文尔雅，不挑食也不多食。而安容与则是胡乱扒拉、几口吃完，以免挤压晚上的游戏时间。

思来想去不如买一杯奶茶吧，还能隐隐传达一下“想把你捧在手心里”的情思。飞速灌完晚饭，安容与打开衣柜开始犯愁。既不想打扮得太隆重以免对方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想穿得太随便让对方觉得不够重视。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平常的工作日都是校服不离身，周末在家也是随便穿穿T恤，安容与对于打扮是真的没有什么认知。奈何他“丰神俊朗，身形修长，愣是把普普通通的衣服穿得像在走T台一样，举手投足都带风”——虽然连级花的名字都记不住，但人家给的情书中这溢美之词倒是一字不差。

再作为一个不关心穿搭的孩子，衣服自然都是父母采购的，大体是一些年轻人喜爱的运动潮牌，黑白灰大字报风格。鞋子倒是自己挑了不少，不过也无非就是篮球鞋、板鞋、帆布鞋。无论是随意或刻意的搭配，兜兜转转也离不开一身阳光健康运动风。于是他下定决心，捞了一套某潮牌新出的T恤、短裤，配上稍微透风一点的板鞋，颇为满意的出门了。

在路上找了一家装潢不错的奶茶店，正值晚饭时间，排队的人在拥挤的走道上拐了三拐。安容与心想还好提前出门了，看着菜单上五花八门、熟悉又陌生的饮品名，还没来得及感叹这都什么八竿子打不着一起的神秘搭配，就轮到了他点单。

兴许是早已习惯了饭点时涌入的人流，这家店除了会在这几个时刻多雇一些兼职外，每个伙计的办事效率也是高的出奇。

没办法，安容与只能略带尴尬地点了两杯“本店招牌”，10分钟后就走到了上安大学的西大门。

言澈就读的计算机学院原本位于上安大学校区左部的民主楼。这一半校区是在建国那会儿修建的老楼，红墙青瓦影映在绿树长街中，煞是好看。当时学校规模小，开设专业也不多，这片儿的楼都是4层封顶。直到恢复高考后，考生越来越多，上大在国家和省里的扶持下渐渐发展壮大，课程专业也与国际接轨。加上大片大片的绿化带，时至今日，右半边的新校区已足足有老校区的两倍大。

安容与虽然住在这附近，但也没来过几次，只能一路半问半蒙地摸到了新计算机楼楼下。虽然不如民主楼那般古色古香，但大胆新潮的建筑风格很好得体现出了计算机专业的前沿性。大门又深又长，顶部和两侧都是条状的光带，走在里面有种星际穿梭的感觉。脚底的路也做成一块一块的，寓意一步一个脚印。

进入建筑后，四周的玻璃让整个空间的采光都很好。大厅右侧是一小片休息讨论区，有各式各样的沙发、座椅，甚至还有供人躺着小憩的懒人沙发。安容与找了个软座就开始等6点的到来。又过了10分钟后，安容与急不可耐地拨通了言澈的电话。

“哥，我给你带了饮料。”看到言澈下楼的安容与，像只等到主人回家的金毛一样欢天喜地地迎了上去，旁人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幻尾在疯狂摇摆。

言澈接过饮料尝了一口，“还不错，就是甜了一点。谢谢容与。”接着轻轻揽了下大金毛的肩，让他跟着自己上楼。“吃过饭了吗？这个点你应该已经吃了……”似乎感觉自己的问题很多余，言澈喃喃地点了点头。

“嗯，我吃过了，哥，你吃饭了吗？”

“刚吃完，正好出来扔外卖盒子，你就打来了。”言澈笑了笑：“你还在家，就多吃点家里的饭菜，以后出来读大学啊，都得像我这样忙起来只能天天吃外卖咯……”语气活像个老头。

“哥，你来我家吃饭吧，添双碗筷的事儿，而且我爸妈都很喜欢你……”安容与此番邀请是真心实意的，虽然他也知道以言澈的性格，十成十是不可能的。

“说什么傻话呢。来，我实验室到了。”言澈熟练地刷了一下指纹，再扶着门示意安容与进去。“他们都吃饭去了，一会儿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你随便参观吧。”

这间屋子略显拥挤，角落摆放了两台占地面积颇大的机器，上面无数个小灯正毫无规则地闪烁，隐隐传出不算大但却令人烦躁的运行声。言澈告诉他这是高性能服务器，不仅贵，耗电量也很惊人。

“这么吵，平时坐在这儿不烦吗？”安容与关心言澈在这种环境下会心浮气躁，影响学习。

“烦啊，这不整了个耳机听歌呢嘛。”

安容与抓住时机，讨来了言澈的歌单，随便扫了一眼，发现大部分都是英文歌。言澈心想也好，听歌也可以提升英语水平，不管是对阅读还是作文，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升语感的作用。

此时正在服务器上运行改好的算法，墙角飘来的声音越发大了。房间另一边紧挨着摆了8张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都不同程度的散乱着，或堆沓着书本、论文，或摆放着数台笔记本。

安容与一下就从8张桌子里发现了言澈的那张，上面赫然摆着几本高二的教科书——其中那本数学还打开着。他一个箭步走了过去，桌子角落上还有一套高一下学期的教材，随意翻看下，每本书上都有大量手写的笔记，字迹清秀工整，他认得，这就是言澈的字。鼠标边上还放着一副耳机。

“哥，你真认真。”虽然知道言澈这是收钱办事，但是安容与内心还是难掩感激之情。

“拿了钱就要办好事儿，对吧。再说，叔叔阿姨对我那么好，我早就把你当亲弟弟来教了……”话音刚落，实验室门口传来“滴——”的机器鸣声，走进了几个大概是前面提到的吃完饭回来吹空调的学生。

作为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不论男女一般都穿得非常朴素，实验室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花哨小子，大家都不免有一搭没一搭地偷瞄。

“这就是我做家教的那家孩子，小安。”言澈说着就拉了一把安容与，只见他此时眉头微皱，本来就不擅长掩饰情绪的他，整张脸上写满了烦躁。“走，哥带你去校区里转转。”言澈加了一点劲儿，拉着他往外走，留下一屋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说“那小子真帅”。

“怎么了？突然就不高兴了。是不是他们几个盯得你不舒服了？”言澈自然不会看不出来，关切地问道。

“没有……哥，你带我走走吧。”安容与确实对刚才那句“当亲弟弟来教”耿耿于怀，但此刻也不好再发作，他没有打算就此坦白，然后让言澈感到恶心——接着两个人再也没有交集。不要，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哪怕是以朋友的身份，只要能继续留在言澈身边，就算要看到他交女朋友、结婚、生子，也要打碎了心生生忍着。

“他们也就是爱看看帅哥美女，像我，他们就从来不多看一眼。”言澈语气里带着自嘲，似乎真以为对方是怕生，说完还故作鄙夷状以求逼真。

“那是他们没品位，不懂欣赏我哥的美。怎么说也是风流倜傥好青年，貌似潘安，情如宋玉，才胜子建呐……”安容与还不忘显摆一下自己的素材库，差点没让言澈噎死。

“打住打住，你说我貌似潘安没啥毛病。但是这情如宋玉、才胜子建还是免了吧……我可担待不起。”

两人打趣间，已穿过层层叠叠的樟林，阅尽人行道两边盛放的三色堇，到达田径场。不再有教学楼的阻挡，视野豁然开朗。正是日落时分，下午那欲食人血肉的太阳，此刻收了刺头，含羞带臊地躲在云层后面，只娇滴滴地露出几束光。

“哥，你看那边，粉色的云诶？”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放在以前，安容与此时都在家，从来没有留意过外面世界的样子。

“笨蛋，那叫维纳斯带。”言澈眼睛弥漫着笑意，没等安容与害臊，继续解释道：“这种粉红色是地平线下正在下沉或者上升的阳光被大气反射和散射造成的，你再看这粉色的下面，是不是灰蓝色？”

“对，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地球的影子。”

“哥，你懂得真多。”

安容与不懂这些复杂的原理，这是他和言澈第一次在家外面散步聊天，恨不得找个摄像机来记录下这弥足珍贵的一分一秒。整整一个学期，除了学习上的事，言澈都没有和他说过题外话，只是最近两个人一起玩游戏，才有了课业之外的交流。想趁着这个机会，了解更多，想要独占这个人，想把他关到一个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

收拾好了一些危险的想法，安容与像个娱乐小报的记者一样问起了言澈的兴趣爱好，大到喜欢哪位歌手，小到爱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收好这些答案，装进了心上的一块净土里，虔诚供奉。

两个人围着操场转了几圈，路过了很多牵着手的情侣，也路过了很多三两结伴的学生。体育课上那永远也跑不完的操场，此时此刻，良辰美景，竟然短成这样。安容与虽然只读过这十年书，但也自恃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而在这满月初升在维纳斯带上的炎热黄昏，他竟然由衷地希望能垂得月老怜悯，将他二人紧紧缚在一起，你侬我侬，生生世世。

回到家后，安容与打开备忘录，认认真真地写下了那些刻在心中的问答，然后戴上耳机，开始听那个歌单。

今夜，我真的感觉离你很近。